

4年前,我下岗了。那段时间我真是愁啊,孩子还小,老公收入也不高,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?

那天天气很冷,当我们接孩子回来时,发现两人都没带钥匙。“到街上先逛逛街,先把孩子送到姥姥家。”老公提议。的确,结婚后,我们好像就没有一起逛过街。

街头满是喜洋洋的装饰,圣诞树、圣诞老人热情地提醒大家:圣诞节就要到了。我俩却垂头丧气地漫步在街头。

最后三朵玫瑰

□文/肖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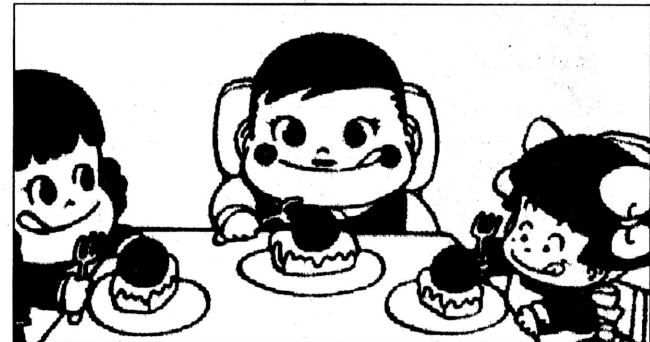
楼梯口,有个彩票销售点。我们期待也能中个大奖。老公和我不同地摸了一下口袋,一共才68元钱。老公看着我,说:“不买10元钱的吧。我说,先逛逛吧,回来再买也不迟。一路上,我们计划着如果中了大奖该怎么分配。我说,给我妈100万,给你的哥哥们100万,存银行100万,还有100万捐了,我们还是只花小钱好不好?他说好,还是拿出一笔钱去买辆汽车吧,后来,我们把儿子和我们的生日组合起来买了5注,结果却连一个小奖都没有中。看着我傻傻地站着后悔,老公连忙安慰我说,

些玫瑰花来卖?老公有些过意不去,但我说:“如果我要选择玫瑰与面包,我宁可要面包!”老公感动地给我来了一个深情的拥抱。

说干就干,我们用剩下的钱批了100枝玫瑰,别人卖十几二十块一枝,我们只卖8块钱,好卖的地方都被别人占了,我们只好一人拿一半沿街叫卖。从傍晚到深夜,我嗓子喊哑了,才卖掉30多枝。老公比我强一些,卖掉50多枝。他说,剩下的不如5块钱一枝处理掉算了。我们又一起跑了好几家餐厅、茶馆,好不

容易卖得差不多了,这时,有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要买下最后的3朵,并且说20块钱一枝也行。我高兴坏了,正要把手给他,却被老公拦住了,他对那个小伙子说:

这么想,他们已经结成了友谊,开始恋恋不舍了。女儿和男孩拉着手互相告别,男孩妈妈在容忍了一会儿后,看我一眼,一把把男孩扯走了。男孩在穿马路离开,他身边是来来往往的车辆。他一边躲闪,一边向女孩挥手:“再见。”他大喊:“再见。”女儿在我身边小声嘀咕着:“这个小伙子没见过多少分离,现在快要哭了。”



我自始至终搞不清女儿到麦当劳是为了吃,还是为了玩。现在离座而去的小家伙又让我产生出这个疑问。

她奔向那个不大的游乐园,身后的桌子上是吃了一口的汉堡包。游乐园里已经有很多小孩子了。许多家长像我一样,脖子转向那个热闹的地方,眼睛里是无奈和爱意掺杂的情绪。尽管麦当劳里人声嘈杂,可很少看到有大人在聊天。这里似乎才真正是孩子的天下。女儿像重新回到水里的泥鳅,一会儿从滑梯上溜下来,一会儿又在秋千上荡了一下。格格的笑声像是她不经意掀起的涟漪。游乐园里的孩子很多,但都挺有秩序。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,他们在尽兴热闹中谦让着。

男孩虽然不愿意,但还是回到桌子前。他妈妈用手抚平了他翘起来的头发,小声催促他吃东西。男孩一边极不情愿地吃着,一边和游乐园的小伙伴打着招呼。我也叫回了女儿,她兴奋得就像个汗流浹背的拳手,在比赛间隙,我给她补充点水分和营养。

女儿回来时路过男孩的桌子,她和男孩亲切地打招呼,像十分熟悉的老朋友。一会儿女儿便

拿着她的东西来到男孩桌子边。男孩抬头看看身边的妈妈,女人没有表示,只是向我投来了奇怪的一瞥,我说不清那是奇怪还是抱怨。我也开始觉得女儿的举动有点莽撞了。没被阻拦的男孩像得到了令箭,匆匆地给他的小伙伴挪地方。

两个小孩凑到一块唧唧喳喳,像两只无忧无虑的小鸟。女人在他们的热闹中显得有些无所适从。女儿很快发现了这点,打起了我的主意。

女儿把我拽到他们的桌边。我没想到女儿会打出这手牌,女人也没想到,桌子上的气氛一刹那像挨着的座位那样局促了。

两个小家伙现在正沉浸在急切的争论中。女人像我一样,也感到了被他们的世界所排斥,她想说什么,终究没有说。她的沉默像无形的墙,阻挡了我打招呼的欲望,便低下头来喝咖啡。

时间慢慢长啊。两个小家伙可不

是写小说的文新,两人才气出众,在晚报上发表的篇数也最多。这两位才子明争暗斗,不声不响地较着劲儿,其他才子见状,自知不是对手,悄悄地退出了这场马拉松式的竞争。

我这个旁观者心里犯急呀!每当见到班花一边欣赏晚报副刊一边发出微笑时,我就心跳加速血压增高,因为她越看的多,“中毒”就越深,一旦把绣球抛向了其中的一个,我也就彻底的没戏了!我在心中默默祈祷:云小姐,嫁给我吧,我的心中只有你!”“暗恋”有屁用!爱情充满了竞争,你不去力争,天上会掉下馅饼吗?于是,我也开始埋头写作……

情况又有了变化,忽然有一天,晚报副刊编发了文新

是有一篇800字左右的小说,占了大半个版,班花看得津津有味,当晚,有同学发现:文新换着班花的手进了校外一家影院。一股巨大的危机感向我袭来,我告诫自己:不能再等待了,应当立即出击,采取先发制人的最后一招!

一个月后,晚报上开始了连载,题目是:《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奇恋》,作者用的是笔名:一古。因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,所以

有人比我们更需要钱嘛。

正走着,一个卖花的男孩拦住了去路:“先生,要不要给你女朋友买束花?”我哈哈大笑着。老公也忍俊不禁,问道:“你女朋友像你女朋友吗?我们都老夫老妻了!”后来我才发现,路上拿着玫瑰的鲜有30岁以上的,清一色的二十上下,于是不得不感叹:世界是他们的,玫瑰也是他们的!

突然,我灵光一闪:何不批



“对不起,这花不卖了!”说完拉着我就走:“我请你吃饺子去。”

我一路埋怨老公放着现成的钱不赚,他忽然停下脚步,拉起我的手说:“这几年,你跟我在一起吃了不少苦,今天是平安夜,就让我把这3朵玫瑰送给你吧,我希望能用我的双手让你快乐!”

捧起那3朵玫瑰,我的泪一下子涌上眼眶,有了这3朵花,这辈子我还怕什么呢?

秋风起,婆婆坟头的青草想已经枯黄。她的祭日快到了,隔着千山万水,我不能到她的坟头为她洒一滴泪,为她奠一张纸,只能在异地他乡把她深深地想起。

记得第一次进婆家门,婆婆七十岁,耳聪目明,喜滋滋地拉着我的手说:我娃回来了。她没有问及我的家世,也没有问及我的职业,似乎我正是她日夜牵挂的儿媳,终于被她盼回来了。

她捏了我的脚,她甚至还掀起我的裤脚,见毛裤是灰色的,忙大声说:“不行不行,你在外面,该穿红色毛裤才吉利。”我忍不住脸红了。我给丈夫订扣子,婆婆坐在对面的矮凳上,静静地看,见我迟迟订不完,她笑着说:“我娃是个学生,不会用针。妈老了,帮不上你了,以后要学会做针线。”

婆婆真是老了,再次见她,头发几乎全白了,皱纹爬满了她枯瘦的脸。但她并非不中用,我同丈夫在外奔忙,婆婆同兄嫂一起过,她虽不操持家务,却是个守门神,没她的允许,别人休想走进家门一件东西。她视力也不如以前,但把她的孙子盯得很紧,哪个孙子不按时吃饭,她都要使劲召唤;谁淘气,不认真写字,她知道都要大声斥责。她不止一次对我说:“你媳妇把孩子骄惯得不成样子。”这话至今时时提醒我,管教好女儿。

有年春节我同丈夫回不了家,给婆婆打电话,让她告知婆婆。没料到婆婆以为我有身孕行动不便,腊月二十九,硬是步行到四里

改……”

男人不准多说话,否则便被“婆婆妈妈”或“堂堂的嘴巴”。

男人温柔、细致些,被叫为“像个女人”。女人倒一天比一天“男性化”起来,敢放胆收男人的月收入,敢敞开房门当着邻居训斥男人,敢将连汤带水的碗摔得炸响……被激怒的男人若甩女人一耳光,推了女人一个趔趄,女人便会打

钻风箱,两头受气”,最终成了“猪八戒照镜子,里外不是人”。

女人瘦高叫做“高挑”,男人瘦高则叫做“电线杆”;女人矮小叫做“小巧玲珑”,男人矮小则叫做“三等残废”;女人肥胖叫做“丰满”,男人肥胖则叫做“臃肿”……这怎么不叫男人们叹气。

女人不喜欢丈夫的眼睛追踪街上其他漂亮的女人,但却喜欢街上所有男人的眼睛都注视自己。若哪天忙昏了头表错了情,婆婆会骂你“色鬼”、“花心”,其他女人说不定会把你归入“气管炎”那一类。

总之,男人难做,因为他要面对来自社会、家庭、工作三方面的压力。

男人像隔着一层纸——易。男人考验女人的方法是约会迟到;女人考验男人的方式是约会迟到。

男人酒后话多;女人婚后话多。男人不修边幅,人们会说:他的老婆真够呛!;女人仪容不整,人们会说:他的丈夫真倒霉!

男人成功的背后,总有一个坚强的女人;女人成功的背后,常是一个伤她心的男人。

男人矮几分被视为“发育不全”;女人身材矮小称“小可怜”。男人邀请女人,须由男人买单;女人邀请男人,还须男人破费。

男人痛苦时无法可说;女人愤怒时啥话都说。

男人恋爱时最常说的话是:我爱你,真的;女人婚后最常问的话是:你还爱我吗?说实话!

男人喜欢和漂亮的女人交朋友;女人喜欢找听话的男人做老公。

男人苦闷请一帮男人喝酒;女人心烦找一个女人聊天。

男人头疼可能是由于一个他不敢爱的女人;女人心痛一定是因为一个变了心的男人。

男人的哭泣会令女人鄙视;女人的眼泪会博得男人的同情。

一把。他先是不肯,后来我求他:“你先出5千,广告打出后,如有回报,最好,我毕业后还你5千元!”他这才勉强答应。谁知,广告随着中篇一亮相,他的业务急骤上升,让他赚了个盆满钵满,不过,我也不赖,文章一发表,色,财双赢!

妻子听罢,嚷道:“算你有计!”我握着老婆的手,笑道:“自从那个中篇见报后,我收到不少约稿信,逼得我不得不走上这条由妻稿的道路,这全也是你的功劳——谁让你逼着我这鸭子上架啊!”说罢,两人同时大笑。

婚姻,本是神圣爱情的结晶,是对爱情的延伸、生活的丰满、事业的加油,若成了爱情的坟墓,吵架的同义词,事业的休止符,还有存在的必要吗?

但事实是,不是由于客观条件原因,自身勇气原因而是由于观念的原因而维系着的仍不少,这就很值得探讨了。

我认识的一个朋友,他是个小老板,他的小镇上为

我小孩购买衣物。那时婆婆已患肺气肿,听人说:老婆可怜地走一阵,歇一阵,来回花了整整一天时间。那是婆婆近十多年来唯一一次赶集。我知道后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后来,我同丈夫真的把在外地出生的十个月大的女儿抱到婆婆面前时,她喜出望外。她显然抱不动小孙女,我把女儿放在婆婆的炕头上,婆婆把女儿的小脸亲了又亲。

婆婆命苦,一辈子没享过福,我们在咸阳买了房子后那年冬天,丈夫急忙回老家接婆婆,劝说了三天,她怎么都不肯来,她说怕冷,可怜的婆婆在土炕睡了几十年,她没进过城,没进过暖气,她不相信城市里(没有火炕)床上冬天会不冷。

去年中秋前夕,我带女儿回老家。婆婆精神

还好,她在帮兄嫂剥玉米棒子,见到我女儿笑得满脸皱纹。女儿已经会走路。女儿跌跌撞撞在前面走,婆婆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追,追上了,就去亲女儿。现如今提起婆婆,女儿就说:“婆婆喜欢我啦,她还亲我呢!”那已成为女儿心中永恒的甜蜜的记忆。

去年冬天,老家来电话说婆婆病重。我和丈夫抱女儿急忙赶回去。婆婆躺在炕上,呼吸已经非常费力,双目紧闭,在丈夫连连的呼唤中,她浮肿的眼睛才睁开一条缝,看见我们三人,她小声说:“回来了就好。”五天后,婆婆溘然长逝。

葬罢婆婆,丈夫从婆婆的旧衣服中掏出婆婆柜中的钥匙,打开了尘封的衣柜,里面面分块整齐地放着新的旧的布,有一把生锈的

个有购物癖的娘子。

结婚以前,见到一件时装,她便搜我的手:“亲爱的,买下来吧!”我怕她说我小气,一作豪状,钞票易主了;看见一个挎包,她又拉我的手:“亲爱的,我喜欢这个!”怕她说我不爱她的气话,心一横,钱包又瘦了许多。满心指望他日同床共枕再悉心调教,岂料结婚以后,她仍是本性难移,只要兜里有钱,她购起物品便无所顾忌。屋里的东西倒是日众一日,可好几次弄得家里“青黄不接”。说她,她就一副婆娘的模样,我只好草草收兵。

下定决心要把妻导入正轨。我满脸庄重地对妻说:“我们虽然成了家却不像家。租着别人的房子,遇见你姐姐妹,同住哪儿,如果我说铺天盖地,那你多没面子。”妻子若有所悟,点点头说:“是得买套房子!”我趁热打铁:“对,我们买套房子,可是得紧巴巴凑凑过日子,存钱哟!”妻轻松地笑:“那自然啦!”我欣喜若狂。

哪知妻本性不移。这

人不拘小节,显得有风度;女人不拘小节显得没修养。

男人节俭别人称赞会持家;女人节俭别人称赞会持家。

男人在绝境中想:我要活下去;女人在绝境中想:我怎么可活。

男人饮酒的理由是“最近特别累”;女人醉酒的原因是“最近比较烦”。

男人如果爱上女人,经常找不着北;女人如果爱上男人,常常把男人弄得找不到北。

男人对女人往往会朝秦暮楚;女人对男人往往会朝思暮想。

男人的拿手好戏是撒谎;女人的看家本领是撒慌。

男人走投无路的时候,一个女人会和他离婚;女人走投无路的时候,会和一个男人结婚。

男人喜欢女人说:“我属于你”;女人喜欢男人说:“我爱你”。

男人喜欢把女人捧上天,所以拥抱时双手揽着情人的腰肢;女人喜欢把男人留在身边,所以拥抱时,双手是吊着情人的脖子。

男人在危机面前赴汤蹈火天经地义;女人知难而退无可厚非。

男人的身体贵在身份,他的身份要呈直线上升;女人的身体贵在身段,女人的身段要呈曲线起伏。

男人珍惜健康,照镜子看气色;女人珍惜年轻,照镜子看姿色。

结婚五六年后很少给妻子买过衣服。这次单位上发了一套保暖内衣,很流行、时尚的,广告语很感人,女的问男的,“你愿意像蚕丝那样温暖我吗?”男的紧拥女的,很温柔地说:“我愿意。”那份真情足以融化两极冰雪。我也愿意,我要把这份温暖送给妻子。

回到家,妻子已经准备好了晚饭。我推开了门,一进

门便对妻子说:“我要送你一套衣服。”妻子一愣,盛饭的勺子也停在了半空,脸上扬起一丝红霞,浅浅的,就像第一次听到我说“我爱你”满脸的幸福。哦,西边出太阳了,我要等你来买衣服早就光着身子了。

探讨婚姻

□文/宋秀兰

观念的改变应首先从自身做起,尤其是应该从已觉婚姻死亡的当事人做起,勇敢地面对离婚和主动向对方提出离婚,一时的内疚或痛苦是为了避免长久的内疚或痛苦。作为离婚的旁观者,也应多一些宽容,多一些理解。这样,世俗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单薄和渺小了。在某种意义上讲,在婚姻上的认真程度,可以看出其对事业、人生的态度。

值得申明的是:上述所言婚姻的条件论,不是唯条件论,唯条件论的婚姻不是爱情的产物;上述所言婚姻的动态论并不是提倡见异思迁,而是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争机制,“第三者”和“陈世美”也不应一律给予谴责。正是由于“第三者”的出现,才使进入婚姻围城的人仍有紧迫感,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;正是由于“陈世美”的出现,才使处在婚姻围城中的另一方,必须不断更新自己修正自己,使自己每天都是新的,每天都有新的魅力。一方完全依附于另一方或在事业上作单向的牺牲,婚姻的悲剧是难免的,也是畸形的。

结婚证不应是死亡婚姻的护身符。

观念的改变应首先从自身做起,尤其是应该从已觉婚姻死亡的当事人做起,勇敢地面对离婚和主动向对方提出离婚,一时的内疚或痛苦是为了避免长久的内疚或痛苦。作为离婚的旁观者,也应多一些宽容,多一些理解。这样,世俗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单薄和渺小了。在某种意义上讲,在婚姻上的认真程度,可以看出其对事业、人生的态度。

值得申明的是:上述所言婚姻的条件论,不是唯条件论,唯条件论的婚姻不是爱情的产物;上述所言婚姻的动态论并不是提倡见异思迁,而是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剪引进来的顶针和扣子,还有一叠七十年代的报纸、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,翻开里

距离

□文/今又

我自从至终搞不清女儿到麦当劳是为了吃,还是为了玩。现在离座而去的小家伙又让我产生出这个疑问。

她奔向那个不大的游乐园,身后的桌子上是吃了一口的汉堡包。游乐园里已经有很多小孩子了。许多家长像我一样,脖子转向那个热闹的地方,眼睛里是无奈和爱意掺杂的情绪。尽管麦当劳里人声嘈杂,可很少看到有大人在聊天。这里似乎才真正是孩子的天下。女儿像重新回到水里的泥鳅,一会儿从滑梯上溜下来,一会儿又在秋千上荡了一下。格格的笑声像是她不经意掀起的涟漪。游乐园里的孩子很多,但都挺有秩序。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,他们在尽兴热闹中谦让着。

男孩虽然不愿意,但还是回到桌子前。他妈妈用手抚平了他翘起来的头发,小声催促他吃东西。男孩一边极不情愿地吃着,一边和游乐园的小伙伴打着招呼。我也叫回了女儿,她兴奋得就像个汗流浹背的拳手,在比赛间隙,我给她补充点水分和营养。

女儿回来时路过男孩的桌子,她和男孩亲切地打招呼,像十分熟悉的老朋友。一会儿女儿便

拿着她的东西来到男孩桌子边。男孩抬头看看身边的妈妈,女人没有表示,只是向我投来了奇怪的一瞥,我说不清那是奇怪还是抱怨。我也开始觉得女儿的举动有点莽撞了。没被阻拦的男孩像得到了令箭,匆匆地给他的小伙伴挪地方。

两个小孩凑到一块唧唧喳喳,像两只无忧无虑的小鸟。女人在他们的热闹中显得有些无所适从。女儿很快发现了这点,打起了我的主意。

女儿把我拽到他们的桌边。我没想到女儿会打出这手牌,女人也没想到,桌子上的气氛一刹那像挨着的座位那样局促了。

两个小家伙现在正沉浸在急切的争论中。女人像我一样,也感到了被他们的世界所排斥,她想说什么,终究没有说。她的沉默像无形的墙,阻挡了我打招呼的欲望,便低下头来喝咖啡。

时间慢慢长啊。两个小家伙可不

是写小说的文新,两人才气出众,在晚报上发表的篇数也最多。这两位才子明争暗斗,不声不响地较着劲儿,其他才子见状,自知不是对手,悄悄地退出了这场马拉松式的竞争。

我这个旁观者心里犯急呀!每当见到班花一边欣赏晚报副刊一边发出微笑时,我就心跳加速血压增高,因为她越看的多,“中毒”就越深,一旦把绣球抛向了其中的一个,我也就彻底的没戏了!我在心中默默祈祷:云小姐,嫁给我吧,我的心中只有你!”“暗恋”有屁用!爱情充满了竞争,你不去力争,天上会掉下馅饼吗?于是,我也开始埋头写作……

情况又有了变化,忽然有一天,晚报副刊编发了文新

是有一篇800字左右的小说,占了大半个版,班花看得津津有味,当晚,有同学发现:文新换着班花的手进了校外一家影院。一股巨大的危机感向我袭来,我告诫自己:不能再等待了,应当立即出击,采取先发制人的最后一招!

一个月后,晚报上开始了连载,题目是:《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奇恋》,作者用的是笔名:一古。因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,所以

有人比我们更需要钱嘛。

正走着,一个卖花的男孩拦住了去路:“先生,要不要给你女朋友买束花?”我哈哈大笑着。老公也忍俊不禁,问道:“你女朋友像你女朋友吗?我们都老夫老妻了!”后来我才发现,路上拿着玫瑰的鲜有30岁以上的,清一色的二十上下,于是不得不感叹:世界是他们的,玫瑰也是他们的!



男人难做

□文/海潮

男人难做,男人的穿戴只能标准化。不少人认为,女人穿男装显得潇洒而富有青春活力,而男人一沾女妆,不是说你不男不女的妖里妖气,就是指你的骨脊说:“性变态!”性质够恶毒的。